

# 金钱的死吻

• 推理小说集

• 赵辛子 著



JINQIANDESIWEN

广西民族出版社

推理小说集

# 金钱的死吻

JINQIANDESIWEN

赵辛子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 金钱的死吻

赵辛予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灵山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8.875印张插页 189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ISBN 7-5363-1141-9/I·243 定价：3.10元

# 目 录

|              |         |
|--------------|---------|
| 特别保护对象.....  | ( 1 )   |
| 双胞胎.....     | ( 49 )  |
| 毒蛇.....      | ( 61 )  |
| 鬼脸.....      | ( 93 )  |
| 金钱的死吻 ...    | ( 119 ) |
| “罪犯”与警察..... | ( 193 ) |

## 特别保护对象

尖厉的引擎声撕裂着空气，起落架的轮子与跑道摩擦，大地在微微颤动，一架三叉戟客机席卷着狂风，象一只大蜻蜓似的抖动双翼，扑进喀斯特山群的怀抱，降落在桂林机场上。

舷梯架好，舱门打开，乘客雁行而出。最后走出飞机的，是两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护卫着的一对老年夫妇。男的让女的扶着臂肘，一看而知是恩爱的患难夫妻。丈夫身穿风衣，头戴礼帽，右手拄一根拐杖。他年过古稀，身材瘦削，面目显得清癯而有一种不怒而威的神采——这就是与中国一段非常时期有过密切的关系、并几乎可以说是他书写了那段战争史的前国民党某绥靖区的司令长官、中将宋立人。他在中国人民面前曾是著名的战犯。在现在却是对中华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民主人士。他当然早已不是军人了，可那种威严的将军风度在他身上还是显而易见。

宋立人摘下礼帽，站在舷梯上象婴儿吮乳般贪婪地凝望这绿野平畴、这秀丽山峦、这令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他从心底里感激共和国的总理，是可敬可佩的周先生作出的周密安排，使他得以再次踏上这块阔别的土地。但是，同时他又无法摆脱心头沉重的压抑感，周先生目前的处境……阴霾低垂，压在这广袤大地的上空，冬天的寒风吹动着宋立人银霜似的头发，忽然，他深陷的眼眶中滚出了两颗热烫烫的泪珠。

他的夫人杨菀女士，深深理解丈夫此时复杂的心境，轻声而关切地说：“子良，这儿风大，当心着凉。”

两个年轻人也是一男一女，是受命专门照料宋立人夫妇的便衣保卫人员。姑娘原是个军医，叫王茜虹，长得文静清秀。小伙子叫李君达，约二十七、八岁，沉稳中透出干练。他迅速地扫视了一眼出口处，眼神似乎有点忧虑——他显然深知此行责任重大，不允许有丁点差错！

“宋先生，下飞机吧。”他低声说。

宋立人点点头，有礼貌地与侍立在舱门两旁的空中小姐握手，道声“再见”，然后健步走下舷梯。

宋立人将军当时并没有想到，他正一步步走向危险。

而看不见的危险，无疑往往就是最致命的。

舷梯下面，有几个军人早就守候在机场，这时迎上前来。领头一个，长得高大健壮，红光满面，威严中有几分和蔼。李君达见到他，疾前两步，立正敬了个礼，然后对宋立人介绍说：“宋先生，这是空军于处长。”

于处长紧握着宋立人的手，乐呵呵地说：“宋先生，辛苦了！我也刚从北京来，乘军用飞机先来打前站的。我们开

来了两辆车子，在出口外面，现在我们走吧！”

宋立人感激地说：“谢谢！谢谢！”

机场出口处，是杂乱的人群。有来接旅客的，有兜卖食品的，有无聊地闲逛的。旁边的停车场，停着各种各样的车子，司机们或在抽烟，或在闲扯，或在驾驶室里打瞌睡。乘客从出口处涌出，人群起了一阵骚动，那些司机也提起神来招揽生意。谁也不会注意，在远处路边的一辆大卡车上，关严车门的驾驶室里，有一只戴着鸭舌帽的脑袋伏在一支远程狙击步枪上，眼睛眯着对准枪上的瞄准器缺口，缺口正中露出准星，视线延伸，与走出出口的高个子的头部连成一线。

那个高个子，就是宋立人！

手指扣在扳机上……

忽然出了点小事故。有个小偷扒窃某个旅客时失了手，飞快地一窜，正撞在宋立人的身上，宋立人一个踉跄，戴着的眼镜掉了，他慌忙低头抓眼镜。恰在这时，一颗子弹带着怪啸声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把荷兰帽给打飞了。

李君达猛地一扑，把宋立人扑倒在地。第二枪响了，那个乱窜的小偷补了宋立人的空缺，正撞在子弹上，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怪叫，趑趄两下，就倒在血泊中。

李君达和王茜虹借助人群的遮挡，护卫着宋立人夫妇。于处长的动作更快，马上指挥两辆军用轿车开过来。其他人持枪搜索射击者。

李君达把宋立人夫妇推进轿车。又一串子弹射在轿车上。

这是1970年冬天，桂林……

## 二

在京广线南行的一列货车上，闷罐式车厢装满了宰好的已取掉内脏的肉猪，将要运往广西供应市场。这些死猪空壳经过冷冻，堆垛如山。列车开出石家庄车站后，咔嚓咔嚓，车轮有节奏地拍打着铁轨，风驰电掣般在华北平原上飞驰。车厢里的冻猪当然是绝对不会动的。但是，角落里一只冻猪空壳却忽然动了起来；接着，猪壳被掀开，从下面钻出一个头发蓬松的人脑袋，他的身躯则从堆叠的冻猪缝隙中费力地拔了出来。他似乎寒冷，身子打了几个寒颤；又似乎闷坏了，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看他那种狼狈的样子，脸色发青，眼睛充血，胡子楂乌黑，那只狮子鼻由于两颊的瘦削而显得分外的大；衣衫褴褛，有几处被钩破了，浸透猪肉的血水，那股难闻的血腥味使他直想呕吐。他象是一个逃犯。

他的确就是“逃犯”。而且，是正被紧急通缉、追捕的“要犯”。也许，全国各地的公安局都已接到这样的紧急电令：“火速缉拿反革命要犯詹一。”

生活开了一个多么荒唐残酷的玩笑！詹一——这个曾闻名于全国公安战线的“英模代表”、“破案能手”，竟成了逃窜的“反革命要犯”！

事情要从头说起。詹一从公安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民警，从事侦查破案工作已经多年。别看他才三十岁刚刚出头，但已经破获了不少疑难案件，成为全国公安战线的英模。可



是，“史无前例”一来，公、检、法被“砸烂”，詹一被作为“黑标兵”，从公安部被整到南方海边一个农场“劳改”。前不久，南方海滨城市A市发生了一起暗杀案，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被害。公安部门在侦查时深感棘手，这样只好找詹一帮助。詹一二话没说就到了现场。他经过深入勘查，发现那个统战要人之死，与一个国际性黑组织有关。这个起义投诚的前国民党军长，喉管被残忍地割断了，死前紧攥双拳，手中捏着一枚灰色的钮扣，钮扣的形状象一朵小花。最后，案子成为悬案，凶手未抓获，但詹一追查得到了关于那个黑组织的一些线索。这个组织，叫“pp帮”，专门从事间谍、策反、颠覆、暗杀等活动。其名“pp”，是英文“Poppy Party”的缩写，译成中文就是“罂粟帮”。那枚钮扣的形状，就是一朵罂粟花。光这个组织的名字就透出一股令人悚然的气息：罂粟，俗称鸦片，含有毒的吗啡和其他生物碱，久服成癮，可以使人虚竭至死！

詹一被召紧急进京，到公安部汇报关于“pp帮”的情况。他已有好几年未到京了，见到过去的相识、公安学院的同学和朋友们，大家都有一股沧桑之感；由于动乱，公安工作如履薄冰，谁不是劫中残生？詹一不屑提起他这几年所受的折磨，但心情同样是沉重的。他最揪心的是总理的处境，记得五年前总理接见“英模”代表时是那样神采奕奕，现在，总理的身体不好，处境艰难，但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工作。詹一从一个老朋友那儿获悉，总理为了保护那个重要的统战对象宋立人，悄悄安排宋立人夫妇转移到桂林……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来头很大的军人突然来找詹一。当然詹一压根儿不敢怀疑人家的身份，更未想到过反抗，他

几乎是被挟持而去。夜里，在拉着窗帘的上海牌轿车上，他什么也看不见，那两人也绝不开口说话，不知车子要把他载往何处？所走的道路，曲曲弯弯。詹一满腹疑团，猜测是到了京城西郊。

第二天，在一个密室里，一个胖壮高大象只白熊似的军人接见了詹一。这人倒是和蔼，自称姓于，是受“首长”派遣，来了解“pp帮”的情况。就这样，詹一第一次听说“老虎”办公室。因为这是“副统帅”的公子派来的人，他未敢存疑，紧绷的心弦也放松了。

汇报工作在随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姓于的甚至高度地称赏了詹一的侦破手段。然后，话题深入，似乎无意间触及“pp帮”与投诚的原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关系，也提到了宋立人、杨蕊的名字。

“宋立人很明智，国民党溃败时没有跑去台湾而到了国外。”姓于的忽然笑笑说，“他受我们总理感召于一九六五年回归祖国怀抱，他真的那么甘于抛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吗？”

言下之意，似怀疑宋立人是被“pp帮”策反的间谍？詹一听到此话一愣，不由得看了一眼对方。就在这一瞬间，詹一心头格登一跳！以他那侦察员特有的锐利眼光看去，对方的微笑象是不怀好意的真情流露。他条件反射般警惕起来。

姓于的也许觉察到了自己的失言，把话题扯开了。然后说：“‘PP帮’的出现是一个重案。目前必须严格保密。他们的手段是很毒辣的。首长指示，要把你保护起来，这你可以理解吧？”

姓于的走后，詹一把前后情形想想，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几年长期在南方省份受折腾，远离北京，社会传言“副统帅”要整倒总理，他不光不相信，还着实认为该抓“传谣犯”呢。现在看来，传言并非无据！仔细分析，其中仿佛有这样一条线：查“PP帮”——挖宋立人——整周总理……

他后悔得几欲撞墙。关于“PP帮”，目前知道情况较多的就是他，而正是他自己，给那些心怀叵测的家伙提供了将射向总理的暗弹！

可惜现在噬脐莫及，悔已晚矣。他被软禁在这一间密室中，成了一个“特别保护对象”。

换了是别的人，也许就要发疯似的叫喊、撞门。但詹一知道那样做不但徒劳无功，甚至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他冷静地权衡了处境，要逃出这间钢窗铁门的混凝土密室是不可能的，而且外头必有警卫，自己的一切行动必在人家的严密监视之下。想到这儿，他灵机一动：至今为止，他的态度还是“合作”的，正好利用这点来麻痹他们。于是，他“稍安毋躁”，装出百无聊赖的样子——当然，又不能太循规蹈矩，象个老实的“小公务员”那种傻瓜可不合他的身份；不妨跺跺脚，练练拳，或对门外喊几句牢骚，又要报刊来看看。果然，送来了报纸和歌颂“副统帅”的红皮书。

几天过去了。詹一的“表现”肯定已有人往上报告。他表面平静，其实内心焦灼已到极点。他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到公安部汇报“PP帮”的情况，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首长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快就得到消息了呢？哪个首长是他们的同伙或只是不慎泄漏了机密？这样看来，宋立人夫妇秘密转移桂林的事是国务院布置公安部办的，这些家伙就同样可以知道。他们怎会放过宋立人？情况万分火急！……

这几天里，詹一观察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从皮带扣的夹层里取出两块小镜片，嵌在空心钢笔杆的两头，就成了一个微型望远镜——这是他的发明，以备紧急情况时用的。从窗口往外望去，望远镜模糊照见远处山坳的一个训练地，每天，那儿有许多穿军装的人在进行紧张训练，其擒拿搏斗的严酷程度比詹一在公安学院就读时的训练要厉害得多。这是训练敢死队的做法呀！这更证实了他的推断：“老虎”是有所图谋的！他们要吞噬的目标，岂止一个宋立人？

已经有两天不见那只姓于的“白熊”，莫非他盯上宋立人，往桂林去了？那宋立人就凶多吉少！“必须尽快逃跑出去！”詹一对自己说。他考虑了恐怕有三十七种方案，最后才确定了这一种。

第四天拂晓，詹一从微型望远镜中观察到山旁军营里的军人又开往了训练场，一辆掏粪车象往日那样开近厕所装粪便。他选择好了道路，暗暗准备行动。

送早点的年轻战士开门进来了。詹一忽然朝战士的身后笑笑，挤挤眼。战士回头看看。詹一的右手狠劲一劈，斩在他的颈骨上，右膝同时往上一顶他的裤裆——这一劈一顶，曾使拒捕的罪犯颈骨断了，再也做不得种。现在他只用了五分力量，因为这个年青的兵或许是无辜的。饶是这样，也够那兵受的了，他连哼都未哼一声，就耷拉了脑袋，身子蜷曲起来。詹一迅速闪到门边，临走之时未忘记把两只馒头塞进口袋里。门外的警戒哨兵也许听到了动静，探头来看，颈椎骨也受到一劈，扑地倒下，身子压着那支自动步枪。詹一夺了两下步枪夺不出来，只好摘下他的刺刀，飞快地跑过走廊，闪近厕所，轻轻地攀上粪便车，钻进了那只顶部开口的

大铁罐。

弯腰掏粪的两个战士并没觉察铁罐里有人，把一桶桶的粪水倒进铁罐里。那股臭味，够詹一受的。粪水倒下来，溅得他满头满脸，身子就泡在粪便里。

不一会儿，“老虎”特设的这个秘密据点里炸了营，哨子声、吆喝声、跑步声、车子引擎声响成一片。而詹一呢，安然而愁苦地泡在粪车里，被臭气熏得要昏过去，尤其是顶盖封严以后……

他是在粪车颠簸的行进中，顶开封盖跳车而逃的。他揣摸必定到处都在搜捕他，为了避免麻烦，决定立即就赶往桂林。他躲进山里，洗净衣服，呆到天黑，然后爬货车绕道天津，再折回石家庄，从铁路工人那儿探问到这列货车直达广西，就用刺刀切断拴车门的铁线，钻进冻猪车厢里。他们的行动真他妈的快！一个骗人的电令就使各地的公安部门行动起来，沿途都在搜捕“反革命要犯”。在石家庄，对这列货车搜得特别严，詹一只好钻进肉垛的下面，权且冒充那“冻猪”……

詹一睁开眼睛，盯着车厢顶出神。他对许多事想不通：这几年的动乱；总理的处境；“老虎”的图谋；宋立人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想得脑袋都发疼了。一想到宋立人的危险，他恨不能马上飞到桂林。可火车还是那样“咔嚓咔嚓”，不紧不慢地赶路。

他感到肚子饿得疼痛。那两只泡过粪便的馒头，洗净后早就塞进了肚。现在，他守着满满一车猪肉，可就是不能生火烧熟来吃。饿到后来实在挺不住了，他命令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吃一点，要不全身绵软无力，下车后怎能行动？于是，

他摸出那把刺刀，割了一块冻肉，狠狠咬了一口，闭着眼睛咀嚼。可真难吃呀！血腥，油腻，恶心，直想吐。他努力去想人类祖先茹毛饮血的年代，想那还停留在原始阶段的生番的生活，想鲁滨逊和星期五，好歹把生肉咽进了肚子里。饥饿感减轻以后，他得意地笑了，守着“冻肉罐头”，还愁什么呢？

就这样，饿了吃冰肉，渴了咬冰块，晒了钻进肉堆里睡觉。货车日夜兼程，终于驶进了广西境内。他猜想，桂林车站必定搜查得最严，那么，就在将达桂林的前一个车站下车吧，然后再设法赶路潜入桂林。

车到灵川，货车停下会车。正是傍晚时分，小站十分平静。好时机！他探头看看四周，货车恰好靠着一列待发的列车停着，遮挡了一面。他钻出车门，轻轻一跳，落到地面。

“不许动！”突然，从那列车的底下钻出一个人来，冷笑一声说：“果真是你，詹一！我差点不敢认你，但我可记得这只蒜头鼻！”

### 三

宋立人夫妇被特别保护起来。

机场的伏击事件，使于处长十分恼火。他在住地周围增加了岗哨，又把李君达和王茜虹召进来，严肃地叮嘱说：

“宋先生夫妇是特别保护对象，不允许出任何事故！从现在起，你们两人要更加提高警惕，白天时间一起伴随他们，寸

步不离。晚上，我再另外派人护卫。”

李君达和王茜虹二人唯有点头。

宋立人自然十分感激。他戎马倥偬半辈子，久历沙场，早已看破生死玄关，所受的那点风险根本不算什么，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关心的是李君达，这小伙子在掩护他时，臂膀受了枪伤。这时，他轻轻地问：“还疼吗？”

李君达摇摇头：“只是擦破了点皮。”

看得出来，李君达是个不爱多说话，但很有心计、做事果断的年轻军人。虽然他奉命前来作宋立人的保卫人员还没有几天，但宋立人已很赏识他。这个曾当过中将的老人，得知他的职别只是个营级干部，不由得在心里喟叹：要是在以前，他一定任命他当师长。

与李君达有点相似，王茜虹也是一个不爱饶舌的姑娘。所不同的是，她显得温柔、娴静，不象李君达刚毅、精悍。她似乎更能讨人喜欢，所以杨蕊慈爱地看着她。

王茜虹熟练地给李君达上药、裹伤。

他们围坐在这栋别墅式的三层洋房顶层的客厅里，于处长吸着香烟，思忖着说：“没有抓到凶手。搜索周围只发现一点线索：子弹很可能是从一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上射出来的。射程相当远，那家伙必定是个受过训练的神枪手。只是因为偶然的因素，那个小偷成了替死鬼，他才没有得逞。真险哪！”

想起机场遇险那一幕，每个人都有同感。

“那家伙已经开车跑了。他是什么人呢？”于处长蹙着眉，眼光落在宋立人身上：“你们到桂林的这次行动是保密的，这……他怎么可能事前得知消息而进行伏击？”

这个问题正是宋立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李君达狐疑地说：“他为何目的要对宋先生下毒手？”

于处长沉吟点头，思索了片刻，说：“也许只有一个原因。宋先生，你知道黄鹤声的死吧？”

宋立人的脸上掠过一丝哀伤的神色。黄鹤声原是他手下的一个军长，一个热血汉子，作战悍勇，曾浴血抗击侵华日军而名震海内；当然，他后来参与内战也对人民犯过罪，成为战犯，在大陆解放前夕，在共产党的感召之下，他经过痛苦的抉择，最后毅然在前线倒戈，率领全军起义投诚。他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影响，宋立人在海外才决定了回归祖国。可是，就是这样一条坦荡的汉子，一个月前在海滨城市被暗杀了，凶手已逃之夭夭。宋立人获得这个凶讯，内心十分悲痛。不过，于处长为何忽然提起他呢？

于处长锐利的眼光倏地射在宋立人的脸上：“据查，黄鹤声是被一个国际黑组织暗害的。听说过‘PP帮’吗？”

宋立人长长的眉毛微微一抖，冷冷地说：“我与任何国际黑组织都没有关系。”

“这么说，宋先生是知道有个‘PP帮’的罗？”

“只是在国外的時候隐约听说过，不足为凭。”宋立人有点恼怒，“莫非于处长怀疑我与这个什么‘PP帮’有关系吗？”

“不，不，绝没有这个意思，宋先生不要误会。”于处长连忙说，“我只是猜测，对黄鹤声下了毒手的人，对宋先生也产生了覬覦之心。”

宋立人哼了一声。



这时，宋夫人杨蕊手按着额头，歪靠在沙发上，脸色有点苍白。王茜虹赶忙给她按脉。

杨蕊笑笑说：“没什么。我只是有点不舒服。”

于处长一脸关切，说：“在机场受了惊吓，也累了。小王，你送宋先生和宋夫人先去休息吧！”

“是。”王茜虹答应着，扶起了杨蕊。宋立人则拄着拐杖，也站起身来。

那夫妇俩走去卧室后，于处长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看了李君达一眼，似乎说：“听见了吧？他与‘PP帮’恐怕不能没关系！”

李君达没哼声。

于处长看看四周，忽然板了脸，低沉地说：“小李，你要知道肩上的责任重大，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不辜负首长的信任！”

李君达抖擞起精神，立正说：“是！”

于处长摸着下巴，满意地笑了。他还想说什么，这时，一个战士匆匆走上楼来，立正报告，然后递上一封密封的电报。于处长走过一边，拆开纸袋，看着电文，脸色大变，恨恨地骂：“饭桶！都是些饭桶！”

李君达看看他，也不问电文是什么内容。他这人就是这样，不该他问的事他绝不开口。

于处长也没有把电文内容告诉李君达的意思，因为这是纪律。他狠狠地搓了电报纸塞进口袋，匆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我要离开这儿。这儿暂时就交给你了！你该知道该怎样做！”

一阵急步，于处长走了。